

#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 第十九章



在法國最南端省份之一的中心地帶，坐落在一條狹窄的山脊之上，高高的草叢分開，一隻野兔蹦蹦跳跳地來到月光下的空地。這隻警覺的動物豎起耳朵，鼻子微微抽動，仔細地打量著眼前的小山丘；它悄悄地向前挪動著，它突然像石頭一樣僵住了，頭歪向一邊，一隻空洞的黑眼睛直直地盯著天空。這隻石化的動物凝視著某個東西，那東西可能像…一個孤獨的飛行小點——一個翱翔的輪廓，在星空中漂蕩。兔子一動不動地坐在它眼中的那隻猛禽下方。

然而，除了展開的雙翼，這高飛的物體幾乎不像任何鳥類；訓練有素的眼睛或許能準確地辨認認出，那是一個飛翔的人。突然，受驚的野兔轉身，衝進了它原本出現的長長的陰影中。就在這看似安全的灌木叢和幽暗的陰影裡，一隻幽靈般的綠色手撥開灌木，抓住了掙扎的野兔。骨頭碎裂的聲音響起，草坡上又陷入一片寂靜。

拉撒路翱翔在山脊之上，在星星點點的夜空中翱翔，繼續向前。風隨著他翅膀的節奏發出嗚咽聲。他朝著…

從拉撒路的高處俯瞰，法國最南端的海岸線盡收眼底。月光下的土地從彎曲的地平線傾瀉而下，宛如一幅壯麗的畫卷，緩緩展開，展現著造物主的萬千面貌。左側，一排低矮的山丘閃耀著金色的光芒，清晰地勾勒出地球的東部邊緣。右側，在一輪硫磺色的彎月之下，起伏的地形與模糊的西方地平線融為一體，彷彿水銀般流動，最終匯入朦朧的天空。

拉撒路早已離開羅納河蜿蜒的河道，現在他正向南飛去，飛越一片光禿禿的山丘和殘破的森林。在他下方，曲折的溪流切割著整個地形；匯聚在一起，它們就像黑色的、遊蕩的匕首傷疤，劃破了大地。一簇簇小小的房屋映入眼簾——茅草屋頂的房屋依河岸而建，共同構成了一幅古樸漁村的景象。在這些房子之間，鄉村小徑如同泥土脈絡，蜿蜒曲折地延伸到幽暗的樹林和山麓山谷中，最終消失不見。

與下方蜿蜒曲折、似乎因崎嶇地形而搖搖欲墜的道路和溪流不同，拉撒路堅定地開闢了一條道路，無視持續不斷的側風和下沉氣流。他開闢出一條筆直狹窄、筆直向南的路線。然而，他幾乎無視腳下波濤洶湧的大地。在無情的風聲中，在翅膀持續拍打的節奏下，拉撒路彷彿是在盲目飛行，因為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內心。他正全神貫注於自己紛亂的思緒。

或許只有天使才能找到這樣的奇蹟或方法，讓一顆如此沉重的心得以懸浮，甚至能夠掠過星辰，而不被自身破碎的引力墜落大地。拉撒路的思緒被往昔歲月的遙遠記憶所衝擊。而每當他清晰地回憶起那些往事，這些記憶似乎就堆積起來，如同巨石隆起，最終化作一座山峰，將他記憶中純粹的自我徹底掩埋。失去了那令人安心的庇護……

離開地下墓穴；沒有了隧道裡的雜務；沒有了伊凡和奧迪諾的安慰；甚至沒有了克洛迪烏斯和格雷維爾的責罵。沒有了那令人擔憂的面具，拉撒路哭了起來。他再也無法否認內心那份不安，它曾經只是藏在心底深處的低語，如今卻在他胸中激起陣陣悸動。那不再是惱人的疼痛，而或許是一種覺醒。

一陣尖叫般的意識佔據了他的全部注意力。的確，那惱人的低語漸漸演變成痛苦的嚎叫，徹底證實了拉撒路最珍視的部分已在那可怕的夜晚，被迫離開修道院的那一刻，徹底消亡。儘管他心中的聲音只屬於他自己；但那無疑是

他被褻瀆神明、殺人如麻的漁夫撫養長大；被貪婪而又爭鬥不休的領主達爾西庫爾和於貢撫養長大；被冷酷無情的伯恩船長撫養長大；而最重要的是，被他那徹底墮落、毫無信仰的母親撫養長大。她集所有這些惡習於一身，甚至更多。對拉撒路來說，這些痛苦的回憶似乎吞噬了他所有美好而溫馨的記憶。他曾經擁有的那些關於完美世界的快樂而天真的夢想，在他被驅逐出曾經舒適的地下墓穴之前，他曾體驗過一個多麼美好而純真的世界。

然而，即便悲傷有時會使人失去靈魂，理智往往總能重新找回失去的東西。拉撒路封閉了憂慮的心，轉而思考更有意義的事：他正飛越法國南部，前往義大利。他曾經天真地認為，飛到某個地方去接一位修士，是遙不可及的目標；而現在，他正在做的，其實是一項相當合理的壯舉。他開始思考，帶著薩爾瓦蒂諾修士回到修道院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唉，既然船長已經暴露了他偽裝成侍從的丑角，他很清楚，自己的人生軌跡將與之前的設想截然不同。從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中，他有充分的理由推斷，修道院的修士們不會接納他成為修士。他確信，他們不會再允許他以神職人員的身份在他們的教區生活和服侍。他確信他們再也不會

人們既敬重他如同敬重拉撒路，敬重這位修道院值得信賴的地下墓穴侍從，又憎惡他如同憎惡醜陋邪惡的飛獸。他無比清楚，自己無法在祈禱中，在聖所裡找到歸宿，只能在聖所之上，在石頭裡找到歸宿。儘管如此，他一再權衡各種選擇，最終卻得出了同樣的堅定結論：信守承諾，去把修士帶回來。

“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還能從中發現一些善良的殘餘，”他心想，“或許，修道院的修士們會超越他的差異，認定他更像人而不是野獸。”

然而，對拉撒路來說，任何一絲一毫的考慮似乎都無法改變眼前的局面。時間流逝，大地翻騰，拉撒路肩上扛著一塊敞開的蓋特斯通石，繼續飛越法國南部。他翅膀上的汗珠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夜色漸深，他始終保持著既定的航向和速度，即便身形逐漸貼近地面。他像一隻巨大的蝙蝠，掠過樹梢，扇動的翅膀攪動著樹冠的落葉。他繼續飛行，翅膀的節奏與呼吸配合。吸氣，抬升，呼氣。時間再次流逝，一群海鷗聚集在他身邊。更多棲息的海鷗騰空而起，追趕著他。鳥群越聚越多，最終，數百隻海鷗匯聚成一片龐大的鳥群，幾乎將拉撒路完全吞沒。

他爬升得更高，試圖擺脫它們，但它們仍然緊追不捨。他俯衝、左轉、右翻滾，但它們的反應卻與他如出一轍。他調整姿態，眺望地平線，卻只看到一堵翻騰的白色尾羽牆。在他腳下，大地彷彿被翻騰的白色翅膀淹沒。

拉撒路揮手打他們，喊道：「滾開！」他們對他尖叫，彷彿他魯莽的命令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

「讓開！」他喊道。它們嘎嘎叫著，更加密集地圍攏過來，把他淹沒，就像一百隻小海鷗緊緊依偎在母海鷗身上一樣。

“我看不見了！”

羊群只是嘖嘖喳喳地回應。

“我不是鳥！”

海鷗們齊聲抱怨。

“我不是！”

他們齊聲反駁，言語激烈。

拉撒路哼了一聲，向他們投降了，儘管他當時正在飛行。

他盲目地穿梭在它們中間，卻依然前進。更重要的是，他覺得這群鳥似乎對空間有著敏銳的感知，因為它們之間互不干擾，既不會妨礙彼此的翅膀拍動，也不會妨礙他自己的。然而，它們身上還有更多值得注意的地方，拉札勒斯發現自己被它們那雙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所吸引。表面上看，它們似乎都充滿了野性的激情。他深深地凝視著它們

甚至比他曾經凝視山口獵犬的眼睛還要深，但他卻什麼也沒發現。

或許正是它們內心的空虛，讓拉撒路忍不住輕笑出聲。毫無防備的海鷗們也隨著他的笑聲低吟淺唱。

拉撒路咯咯地笑了起來，他們也跟著他哈哈大笑。他笑得越大聲，他們就越吵鬧。他們一直回答，直到最後，拉撒路發現自己被痙攣和淚水所困擾。的確，他知道自己滑稽的根源，並公開地以此取樂。海鷗肆無忌憚的凝視

他們的目光如同山口的蝙蝠一般，又寬又空洞。他們的凝視與克洛迪厄斯修士在修道院地下墓穴追逐的那隻老鼠的凝視如出一轍。或許，他們凝視的正是修士本人在拉撒路將洗衣桶裡的水傾倒在他涼鞋上的那種茫然。總之，無論是回憶中的還是真實的，他們的凝視...

似乎向拉撒路傳達了決定論與無知這兩種同時存在卻又相互矛盾的狀態。如果他最初沒有在它們冰冷的目光中發現一絲幽默，他或許會發現自己被困在這樣一群空洞而灼熱的眼睛之中。然而，當他繼續前進時，他與這群跟隨他的海鷗展開了親密的對話，向它們講述海鷗不可能被重述或理解的秘密。

他把只對山口的蝙蝠說的話分享給了鳥兒們。  
的確，他們對拉撒路非常好奇，也很有興趣——所有人都興致勃勃地聽他講道。  
伴隨著他持續不斷的演說。偶爾，它們會發出集體的嘎嘎叫聲。  
或發出咕咕聲，以表達共同的觀點或反駁。

然而，最終海鷗似乎厭倦了他的陪伴，紛紛飛走了。鳥群漸漸稀疏，夜空的光芒照亮了它們翻動的翅膀。更多的海鷗墜落，成群結隊地散開，露出了拉撒路腳下起伏的土地。

剩下的鳥群突然四散而逃，只留下拉撒路獨自飛行。眼前的海鷗群消失不見，他的目光落在了與記憶中截然不同的南方地平線上；他看到的景象簡直是一幅恐怖的全景圖。他向後仰去，撲扇著翅膀，然後猛地停住，懸停在空中。他踉蹌著，感覺異常沉重。彷彿他的生命之血被抽乾了。他的骨頭彷彿都變得像石頭一樣沉重。在那令人不安的時刻，拉撒路感覺自己彷彿要墜入大地，他深深感受到了眼前這看似無法解釋的景象的巨大威力；

整個地球彷彿都臣服於一片巨大的黑色玻璃之中，幾乎將世界淹沒在虛無之中。那是一種令人敬畏的、無邊無際的空虛景象，只有諾亞才能體會到。

拉札勒斯憑藉著對修道院地圖的記憶和自己飛行距離的估算，知道自己已經抵達了萊昂灣；然而，他從未想到這片海灣竟如此浩瀚無垠，宛如一頭海洋雄獅。新的擔憂湧上心頭。他聳了聳肩，盤旋而下，跟隨鳥兒們的身影，回到了分隔陸地與海洋的海岸礁石帶。

他降落在地面上的鳥群中，棲息在一塊寬闊而風化的石板上。  
海鷗們抱怨著，拍打著翅膀。它們啄他的靴子，或許認為他是來偷它們守護的擱淺的、眼睛凹陷的魚的屍體的。

拉札勒斯蹲下身子，疲憊的雙臂搭在膝蓋上。汗珠順著他的身體流淌，隨內陸的風向後飄揚。他雙翼鬆散地向後伸展，大口喘著氣，像一隻過熱的鳥兒。他坐在矮矮的石台上，定了定神。他看著洶湧的潮水在岩石間翻滾，濺起鹹澀的霧氣。他凝視著水邊，只見一層泡沫隨著每一波新的波浪起伏。不遠處，一塊被困在狹窄的巨石縫隙中的浮木上，擱著一塊殘破的蟹殼，在水中快速地晃動。在巨石的映襯下，密集的藻類在水流中翻滾。拉札勒斯身旁的海鷗們終於把注意力轉移到了自己身上，為了爭奪那具魚的屍體而打了起來。

當海灣的涼風吹乾他潮濕的翅膀時，拉撒路閉上了眼睛。

那些新體驗到的聲音和氣味，深深烙印在永恆的記憶中。

海洋。

他心中那份原本隱隱的擔憂，漸漸化作一聲縈繞耳畔的抗議，與腳下漆黑的海水聲交相輝映。他重新翻閱修道院的地圖，想起自己原本計劃去接修士，需要在傍晚時分橫渡萊昂灣，抵達科西嘉島，在那裡再次躲避白晝的陽光。起初，這似乎完全可行，因為他知道自己可以飛越這段距離。然而，當他從鳥瞰的高度俯瞰大海時，眼前的景象卻讓他覺得這趟旅程與其說是可行，不如說是遙不可及。大海如此壯麗，如此駭人，彷彿吞噬了世間萬物，綿延至無盡的深淵。的確，那嘍叨的聲音抱怨得有理，因為它現在向拉撒路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他橫渡大洋並非僅僅是飛行，而他賴以生存的飛行能力卻被嚴重低估了。畢竟，那聲音知道拉撒路可以飛一整晚，但他卻連一秒鐘都不會游泳。

拉撒路向前搖晃了一下身子，跪了下來，然後又踮起腳跟。他越過波浪，凝視著彷彿與昏暗天空融為一體的深邃海平線。這片廣袤無垠的黑色海景宛如一個深不見底的深淵，他不禁思忖，就連雲朵也可能無法跨越如此浩瀚的虛空。他將目光轉向西南方向的天空，那裡遠處閃爍著熾熱的閃電。然後，他嘆了口氣，站起身來，向海鷗們依依惜別。他展開...

他張開雙翼，飛向天空，盤旋了一圈，然後向東飛去，背對著遠處的景色。

月亮。

在當晚剩餘的時間裡，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拉撒路都跟隨南方的人們。法國海岸線。修道院的地圖深深印在他的腦海裡，指引他前往東部港口城市馬賽。他始終保持大海在右，陸地在左，即便一股穩定的南風似乎鐵了心要把他吹走。

對拉撒路來說，那片海洋越來越像一個地獄般的深淵——一個飢渴難耐的巨大黑洞——它嘲笑著他，挑釁他橫渡。過了一會兒，側風減弱直至消失，一股鹹澀的微風從內陸吹來與之對抗。然而，兩股交鋒的風已經損傷了他的翅膀，拉撒路只好將注意力轉向地面，希望能在那裡找到合適的庇護所，躲避清晨的第一縷陽光。

距離馬賽還很遠，拉撒路降臨到一個古樸的港口村莊，盤旋著...

他逐漸越過茅草屋頂，直到在城鎮較為偏遠的東部邊緣，發現了一座疑似昔日大教堂的遺址，它坐落在一座寬闊的岩石山丘上。

仔細觀察後，他看到的只是那座高聳無頂建築的殘骸，焦黑坍塌的牆壁圍著裸露的石板地面。然而，他發現這座看似死寂的禮拜場所遠不止於此。在它搖搖欲墜的防禦工事內，一座古樸的建築，宛如一座新建的教堂，矗立在部分石板之上。這座新教堂完全由木頭建造，只有一面外牆是石頭砌成的，與古老的教堂共用。總而言之，這塊看似木質的「小點」或許象徵著飽經風霜的花朵孕育春天的種子。除了在佔據了寬闊山丘東側的一片廣闊墓地裡蹣跚而行的一條叨著骨頭的狗之外，拉撒路發現廢墟周圍的區域幾乎一片死寂。

他落到廢墟殘垣斷壁間，靴子輕輕踏在長滿雜草的石板上。拉撒路畏縮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收起磨損的翅膀，然後隱入幽暗的陰影中。他剛走到那座簡陋的教堂前，就看到它又高又窄的窗戶，意識到這棟建築根本無法滿足他所尋求的庇護。拉撒路轉身，從古老牆壁上的一個缺口走了進去。

然後，他走出廢墟，沿著城牆走去，穿過倒塌的石塊和高高的雜草，直到繞過城牆的拐角，才發現一個又大又窄的儲物箱，它藏在雜草叢生、藤蔓纏繞之中。較高的背面

一個簡易棚緊貼著古老的寺廟牆。它的低正面正對著遠處山坡上密密麻麻、破敗不堪的墓碑。拉撒路清除掉雜草，掀開棚子風化的蓋子，向裡面張望。除了幾根斷裂的工具把手、幾個乾裂的麻袋和零星散落的乾泥塊外，棚子內部空間似乎足夠他短暫居住。他鑽進棚子，蓋上蓋子。

他重新整理了一下隨身物品，閉上雙眼，迎接新一天的到來。時間又回到了他的夢鄉。

的確，這個箱子結構堅固，箱壁厚實，箱蓋平整，足以保護拉撒路免受刺眼的日光照射。然而，正如好運往往需要付出代價一樣，正是這個讓拉撒路活下來的箱子，也可能輕易地...

當作他的棺材。如果第二天天空晴朗無雲，他一定會喪命。晨曦炙烤著棺材，喚醒了拉撒路，讓他開始考慮自己的生死。

命運。他在悶熱的垃圾桶裡掙扎，努力呼吸著裡面污濁悶熱的空氣。在這無法逃脫的困境中，他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一個最...

犯了個大錯：他把自己安葬在一個正朝東的木箱裡。然而，太陽如同怒火之神般升騰入天，向下搜尋一切。

它可能會被消耗殆盡，最終枯萎凋零。

到了中午，拉撒路痛苦不堪，時而感到一陣陣噁心，時而又驚恐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這種痛苦交織在一起，難以言喻。漁夫的呼喊聲在他耳邊反覆迴響：“拉撒路，開門！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時而清醒時而昏迷，精神恍惚，身體痛苦不堪。這可怕的經歷如同酷刑的鐘擺般反覆出現，時而清醒，時而昏迷。

如同鐘錶般精準，每當他的意識陷入昏迷，身體便會再次將他喚醒，帶來更加劇烈的痛苦。在那些最痛苦的清醒時刻，當疼痛彷彿要嘲弄他自身生命的脆弱時，拉撒路只能顫抖著雙手緊緊抓住父親的祈禱十字架，祈求再次陷入昏迷。然而，祂並未得到任何憐憫——除了持續不斷的灼燒，什麼也沒有降臨。

無情的太陽。

在太陽開始西沉之前，拉撒路就覺得自己瀕臨死亡。大教堂廢墟的長長陰影終於籠罩了垃圾桶。隨著暮色將雲朵染成紅色，箱子裡灼熱的空氣也漸漸消散；直到最深沉的暮光籠罩天空，拉撒路才從令人眩暈的夢境中醒來。無數繁星和一彎新月的清涼光芒撫慰著大地。拉撒路氣喘吁籲地躺在濕透的粗麻布袋上。他頭暈目眩，耳鳴聲中似乎夾雜著模糊的人聲。最終，耳鳴聲漸漸消失，但那些聲音卻持續不斷。當意識中的譫妄與現實終於分離時，他辨認出那些聲音來自一場異常激烈的對話。他翻身側臥，抬起手，將手指伸進垃圾桶蓋和框架之間；蓋子半開著，一股涼風撲面而來。他靜靜地躺著，豎起耳朵，想聽聽接下來的對話。那些聲音似乎來自遠方，或許是從山坡下，或許是從墓園深處傳來的。儘管這些對話含糊不清、語無倫次，但其中卻透著一絲詭異，令他深感不安。

他全神貫注地聽著，一個渾厚的男人的聲音懇求道：「聽我說！再給我一分鐘時間，求求你！」隨後是一陣漫長的沉默。

「你還有片刻時間。快點離開吧。」這回答很不自然，像是路西法的聲音，卻又像是許多女人同時發出的同步聲音。

然而，這個超凡脫俗的聲音似乎截然不同，或許更加溫柔、更加優雅，卻又嚴厲、更加得體。它以反向迴聲般的呼喊聲漸漸消失。

拉撒路渾身緊繃，呼吸急促起來。如果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回答不是如此低沉，又夾雜著男性的聲音，那聲音簡直就像是路西法發出的。

她自己。但那些話並非出自她之口，只是聽起來像她的話。拉撒路將蓋子抬得更高，凝視著月光下的墓地。

「可以嗎？只有我一個人。」那聲音懇求道。  
天使的聲音回答說：“不要耽擱太久。”

閃爍的燈光照亮了沙沙作響的樹葉和雜草。一陣微風漸止，墓園又陷入了新的黑暗和寂靜。

拉札勒斯的瞳孔放大。他環顧四周，然後從儲物箱裡溜了出來。他仰望蒼穹，渴望飛翔；然而，一股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他駐足不前：那陌生卻又熟悉的聲音，旋律似曾相識，卻又與母親的音調截然不同。就在那一刻，拉撒路也想起了父親的叮囑，告誡他遠離危險的貝尼翁隧道；但他同時也意識到，若非冒險踏入那條禁忌的隧道，他便無緣知曉天使的文字和納拉姆辛捲軸。也正因如此，他才無法獲得關於自身、身世以及埃爾喬使魔的寶貴知識。的確，他無法輕易離開這片墓地及其那來自眾人的陌生聲音，因為或許更多同樣非凡的知識就在不遠處。

在夜幕的掩護下，他悄悄地沿著山坡往下走，只留下最深的陰影。他沒有踩到任何易碎的樹枝或鬆動的石塊，靜靜地穿過雜草叢生的墳墓。他沿著一條蜿蜒曲折、隱密的小路，朝著墓園深處走去，來到一片古老的橡樹林前。在那裡，他看到灌木叢中透出一種空靈的、泛著綠光的光芒。當他從一處淺坡後靠近樹林時，他清晰地聽到了那曾經向眾人懇求的、充滿男子氣概的聲音，那聲音始終低沉而有力。拉撒路如同幽靈一般，沿著堤岸的背面向上走去，豎起耳朵，仔細聆聽那莊嚴的低語：“即使整個世界都消失了，我仍將與你們同在。”

我的愛人。唉，如今那位善良的天使已洞悉我的行踪，我再也無法像從前那樣按部就班地出現在他面前。他已熟知我們的紀念日。即便如此，我仍向你發誓，我將堅持不懈，直至終成眷屬。我的心永遠忠誠，我必將更頻繁地回到你身邊，以全新的謹慎，悄悄無聲地與你相會。你是上帝給我的禮物，我的愛人，也是我唯一渴望擁有的天堂。

拉撒路撥開雜草，蹲下身子，靠近一塊坍塌的墓碑。他透過石塊向外窺視，一道綠光映照在他的臉上，使他的瞳孔微微收縮。

他凝視著眼前這看似不尋常的景象，眼前彷彿出現了針孔。一個男人的幽靈般的身影跪在兩座有標記的墳墓腳下，背對著他。這兩座墳墓位於一片雜草叢生的石砌墓地。從雜草叢中升起……

在兩塊墓碑的正中央，一根更高更窄、雕刻精美的石柱上刻著可能是家族徽章的圖案，其下方醒目地豎著刻著名字：\*~MEDICC I~\*。拉札勒斯倚在墓碑的陰影裡，幽靈站起身來，轉身環顧四周。

然後拉撒路看到了這一切。

那面容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或許已步入中年，留著齊肩長發，修剪整齊的棱角分明的鬚鬚勾勒出方正的下頷線條；幽靈衣著考究，一件寬大的斗篷披在新式的服飾之上，肩袍鬆散地垂在繫帶高慢的靴筒上，宛如一道高慢。透過拉撒路神聖的感知，他凝視著漆黑的夜空，越過夜的邊界，越往深處，穿過那永不停息翻騰的烏木，看到了更深處的景象。

在鬼魂、精靈、遊蕩的幽靈和迷途的靈魂所構成的神秘縹緲領域的迷霧中，鬼魂面容的每一個方面都像它綠色發光的身軀一樣閃閃發光、半透明。

拉撒路走進空地，向幻影喊道：“你好，先生。”

那靈體半轉過身，目光低垂，彷彿在思考著什麼意想不到的介紹，短暫地停頓了一下。然後它轉過身，面對著拉撒路。那個半透明的人摸了摸胸口，問道：“你是在跟我說話嗎？”

「我願意，」拉札勒斯微笑著微微鞠躬，熱情地回答。

「你看得到我？還能聽到我？」幽靈難以置信地問。

拉撒路點了點頭。「我可以。」他踱步走了一段，然後停了下來。

“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的人。你究竟是怎樣一種魔鬼？”

拉撒路的笑容僵住了。“我不是魔鬼，我是個會飛的人。我是拉撒路·戈古。”

幽靈撫摸著下巴，打量著拉撒路。“你倒是這麼說。”然後它搖了搖頭，似乎難以置信，又補充道：“然而，我對你一無所知，一點感覺都沒有。”

拉撒路臉上的笑容徹底消失了。他深吸一口氣，斥責道：“既然我能透過你的身體清楚地看到你身後的墓碑，那麼看來你本人也所剩無幾了。”

那人抿了抿嘴，只是鄭重地點了點頭，承認了這個說法。

「你是靈體，某種意義上的靈魂嗎？」拉撒路問道，試圖平息爭論。

那幽靈張開雙臂，說道：“正如你所見，我就是。”話音未落，幽靈便突然放下雙臂，冷冷地告訴他：“如果你與地獄結盟，或許你應該告知你的高層長老和爪牙，這靈魂已被認領，此刻正等候在天堂的眾生之中。”

護送。」

拉撒路堅決地為自己辯護道：“我既沒有與地獄結盟，也沒有企圖與全能的上帝為敵。”

幽靈眯起眼睛打量了他一番，然後問道：「那麼，你或許是天上的同夥？」靈體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如果是這樣，那你應該知道我請求獨處片刻，以便向你做最後的告別。可你卻在這裡。你為何要偷偷摸摸地監視我，生怕我逃走？」幽靈歪著頭，臉上突然浮現出困惑的神色。“你究竟是怎樣一位虔誠的僕人。我從未見過如此之人。你以惡魔的形像出現，對一個迷途的靈體畢恭畢敬，卻既非魔鬼，也非天使？”

「我只是拉撒路，我沒看見你，」埃爾喬說。「恕我打擾，我只是在那兒休息，」拉撒路說著，指了指山坡上的方向。

他一邊在教堂廢墟中繼續懺悔，“當我聽到許多人的聲音，像一個人的聲音一樣說話時，我看到墓碑間閃爍著光芒，便循著你的聲音而來。我這樣做並無惡意。”

幽靈臉上浮現出一絲新的疑惑。「你在休息嗎？在墓園裡？在死者之中？」幽靈抱起雙臂，點了點頭，繼續問道。

“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座墓園長眠呢？”

“我只是路過時偶然發現的。當時我很疲憊。我要去意大利旅行。”

那幽靈不以為然，回答道：「我被召喚前往天堂。如果我發現我那不信任我的護送者此刻正在監視著我，也監視著你，以防我試圖逃跑或淪為地獄的囚徒，我倒也不會感到太過驚恐。你覺得怎麼樣？」說完，幽靈轉身背對著他，面向墳墓。

它一邊回頭張望，彷彿在等待回應。

但拉撒路轉身要走，臨別時留下遺言：“我本該祝你一路順風；然而，鑑於你蒙受如此神聖的祝福，你的呼召……”

上天啊，我無法給你更大的祝福。我很高興認識你，哪怕只有一次。

簡短地說一句。請原諒，晚安，先生。

拉撒路走進黑暗，大步走向堤岸，這時鬼魂咆哮道：“賜予祝福？”

他停下腳步，轉身問聖靈：“你不想走嗎？”

「才不是呢！」鬼魂驚呼道。它氣呼呼地嘟囔著，“真是太可怕了。”

拉撒路從雜草叢中退了出來，繞過一座墳墓。他回來後，一臉困惑，質問幽靈：

“天堂怎麼會是可怕的地方呢？”

幽靈瞥了一眼墳墓，然後走向拉撒路，臉上似乎充滿了痛苦的情緒。它在拉撒路面前停下，凝視著他的眼睛。

「因為我得到了天堂的恩賜，而我親愛的索菲亞卻沒有。」幽靈搖了搖頭。“已經超過兩年了。”

一百年來，我與天使們的意志和技巧抗爭，只為留在這裡——像一個迷失的靈魂一樣遊蕩於世，只為讓我妻子的最後記憶在我心中永存。我並不打算跟隨這位天使離去。我只是再次前來，向我親愛的索菲亞致以最後的敬意。

她的生日。天使每年都知道要來這裡找我，等待我的虔誠回來。每年，我們都會重演同樣的場景：我來，她抓住我，我向她致敬，天使則在一旁等候，然後我再次逃走。我相信，她從未追趕我，或許更多是出於憐憫而非愚蠢；儘管她或許有一天，甚至現在，就會追趕我。我應該再悄悄溜走，立刻離開。「空心人別過臉去，凝視著。」

穿過樹林，朝著大教堂遺址走去，他知道候任天使就在那裡。

拉撒路順著鬼魂的目光望去，然後說：「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遺憾。」他們沉默地站著，凝視著神廟的殘骸。

幽靈回頭看了他一眼，嘆了口氣。“是我，應該向你道歉。我錯了……”

我懷疑你心懷惡意；我實在沒有地方向你傾訴我的苦惱。「精靈深吸一口氣，點了點頭，露出禮貌的微笑。他伸出手指向墓碑，說：「請允許我介紹我的夫人索菲亞和我，我們安息於此。」

幽靈直視著拉撒路，然後簡短地鞠了一躬，算是自我介紹。“我是已故的格雷戈里·美第奇勳爵，曾是佛羅倫薩人。很高興見到你，拉撒路·戈古。”

拉扎勒斯微笑著回禮。“殿下，這真是我的榮幸。”

「那麼，是什麼風把你吹到義大利來了，小伙子？」美第奇家族的幽靈抖了抖斗篷，俯身查看拉撒路收起的翅膀。

拉扎勒斯謹慎地回答說：“我必須找個人陪他回法國。”

“請問，此舉有何目的？”

拉撒路別過臉去。“我不能說這件事，請原諒我。”

美第奇抱起雙臂，雙手撐開披在身上的斗篷。他向前傾身，嘴角勾起一絲冷笑，低聲問道：

“難道真有什麼秘密如此重大，連耳語都不敢說出口嗎？”

甚至對死者也是如此？

拉撒路打量了他一番，聳了聳肩，搖了搖頭。「或許不是。」他透露了自己的使命。

“一塊關門石被打開了。我要去意大利找一位修士，讓他把它關上。”

梅迪奇縮了縮下巴，顯然有些困惑，問道：“蓋特斯通？”

拉撒路支支吾吾地想出適當的解釋。“這是一種封印，通往——嗯，地獄的入口。”

梅迪奇瞪大了眼睛。他匆匆掃視了一遍墓地，或許是在尋找那位等待救援的天使，然後湊近拉撒路，厲聲低語道：“再說一遍——一扇門？”

拉撒路點了點頭。他的目光也掃過四周，彷彿在努力尋找母親或怪物的任何蛛絲馬跡。然後他低聲說：“這是一扇通往地獄的門，現在半掩著。我發誓要找到那位修士，糾正這個錯誤。我的話是神聖的誓言，只要我還能做到，我就會忠實地完成這最後的請求；因為我的信仰要求我親眼見證它的完成——一個神聖的承諾，我必將遵守。”

美第奇跳上前去，抓住拉撒路的肩膀。“什麼樣的城門？快說！”

拉撒路向後仰去，但幽靈冰冷的手仍然牢牢地抓住他。“幽靈能穿過它嗎？”

拉撒路瞥了一眼掛在他襯衫上的幽靈緊握的拳頭。透過拳頭，一股令人窒息的寒意襲遍他的手臂，彷彿他的血肉迅速冷卻到了骨頭。他承認：“有些靈魂曾從這裡逃脫。我想它們或許也能穿過這裡。”

梅迪奇的神情突然變得絕望。他警戒地回頭瞥了一眼，然後攥緊了拳頭。“你必須帶我去那塊蓋特石！”

「我必須找到那位修士，他現在在別處，」拉撒路堅定地回答道，目光緊緊盯著幽靈略顯粗暴的擁抱。“我並非前往我所說的那塊門石的路上。”

「那麼，你必須——首先，你要在義大利找到你的修士！之後，你要護送我到蓋特斯通，明白嗎？」

拉撒路咬緊牙關，凝視著俯瞰寬闊山丘的廢墟。“那位等候的天使呢？”

幽靈搖醒了他。“她可以再等一會兒，就像她一貫那樣！這裡沒有時間了！我們必須立刻逃走！”

拉札勒斯眉頭緊鎖，掙脫了幽靈冰冷的束縛。

美第奇突然鬆開了手。「請原諒我，拉撒路；我情不自禁。」他後退一步，鞠了一躬，和藹地問道：“我可以陪您一起去嗎？我將別無所求，也絕不會給您添麻煩。”

拉撒路揉了揉手臂，讓它暖和起來。他點了點頭。“如果你願意的話。”

美第奇冷冷地笑了笑，懇求道：“那麼，我懇求你，我們趕緊告辭吧。”

拉撒路嘆了口氣，坦白道：“陛下，我甚至不確定自己能否往返義大利。」他朝神廟遺址做了個手勢。“不過，有一位天使在等著您，您的天堂就在這裡，就在我們說話的此刻。”

梅迪奇搖了搖頭。「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麼我的天堂就只在一塊門石之外。」幽靈將一隻手伸向夜空。

“現在，我們出發吧？好的？”

拉撒路和美第奇一起離開了橡樹林，衝向天堂，身後留下了兩座古老的墳墓和一個毫無防備的天使。

~\*~

在當晚剩餘的時間裡，拉札勒斯和梅迪奇堅定地飛越法國東南部，掠過莫爾山脈起伏的丘陵。他們穩步向聖拉斐爾和聖特羅佩這兩座沿海小鎮進發，拉札勒斯記得它們的位置在修道院的地圖上。雖然他們很少交談，但始終警惕地回頭張望，生怕有天使或飛來的豬魔追趕。儘管外形迥異，他們謹慎的舉止或許暗示著他們之間存在某種共通之處——他們和獵物一樣，有著原始的恐懼。

拉撒路終於抵達海邊時已是清晨。他時間充裕，便轉向南方，沿著海岸線尋找聖馬克西姆村，希望能藉此重新辨認腦海中眾多地圖所指向的方向。他沿著海岸線仔細搜尋，直到精疲力竭；他知道，在日出之前，他不可能找到那個村莊。

他縱身躍入水中，癱倒在環繞著一個僻靜內陸海灣的沙灘上。他臉朝下趴在沙上，氣喘吁籲，雙翼像一隻受傷的鳥兒般張開。梅迪奇在他身邊坐下。“你怎麼了？累了嗎？”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必須吃東西。」拉撒路呻吟著，一動不動地躺著。

「啊，原來是他！」美第奇驚呼道，臉上帶著成功回憶的神情，他舉起一根手指指向拉撒路。他雙手合十，在拉撒路身邊踱步，沙灘上沒有留下任何腳印。「我死後兩百年，我幾乎都忘了飢餓的滋味了。」他跪在拉撒路身邊。“的確，你必須吃點東西。”

拉札勒斯翻身坐起，雙翼懶洋洋地舒展開來。他拂去臉上的沙礫，抬頭望去，只見梅迪奇正站在海灣邊緣的一處石脊上巡視。這位半透明的身影在石脊頂端逡巡，目光似乎越過灌木叢，直視遠方。拉札勒斯注視著他那雙深邃而堅定的眼睛，彷彿在探索最遙遠的角落，或許直視著永恆。幽靈面不改色地低語道：「在此等候，年輕人，我來滿足你的飢餓。」拉札勒斯還沒來得及開口，梅迪奇那縹緲的身影便已消失不見。

梅迪奇將拉撒路遠遠甩在身後；他飛快地離開了海灣，速度之快，彷彿連時間都消失了。他瞬間來到一處長滿草的山脊上，小心翼翼地撥開雜草，目光如炬地盯著一隻靜靜地蹲在空地上的兔子。那兔子目不轉睛地望著天空，彷彿被一隻猛禽嚇得動彈不得。突然，它受驚，朝著看似安全的地方猛衝去。

當梅迪奇用陷阱抓住野兔並扭斷它的脖子時，幽靈正躲在灌木叢中。一道綠光閃過，幽靈掃過山脊，撿起一捆荊棘，然後回到了它原本所在的地方。

來了。

拉撒路站在海邊的沙灘上，凝視著他最後一次見到美第奇家族的地方。

然而，映入眼簾的只有海浪。他轉身掃視著山脊……

他走到海灣邊，用手攏著嘴，輕聲問道：「殿下？」他豎起耳朵，側耳傾聽遠處灌木叢中的動靜，只聽到甲蟲的咔嚓聲和棲息的鳥兒躁動不安的鳴叫。「梅迪奇大人？」一陣不自然的、轉瞬即逝的劈啪聲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轉過身，倒吸一口氣，向後躍去，摔倒在沙灘上。只見梅迪奇站在他面前，懷裡抱著一堆引火物，一隻奄奄一息的兔子，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

美第奇走到拉撒路面前，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隻兔子足夠你這驚人的食量了。”他拿起兔子，輕輕搖晃了一下，似乎想看看它的真實重量，然後說道：“這頓飯不錯吧？”

拉撒路定了定神，站了起來。“你一會兒在那裡，一會兒又不在，然後又出現了。”

“出現了。”他一邊揮掉身上的沙子，一邊問道：“你是如何像這樣重塑自我的？”

梅迪奇放下兔子，輕笑一聲，預言般地回答：“死者並非如此。”

「正如活人所料，它根本做不到。」幽靈把引火物和兔子扔到沙灘上，和藹地示意拉撒路後退。拉撒路照做了，只見幽靈彷彿瞬間化作一道模糊的、速度快得不自然的影子。就在埃爾喬眨眼間，幽靈已經成功地把引火物燒成了劈啪作響的篝火，剝了兔子的皮，清理乾淨，然後把一根烤好的野兔肉串遞給了拉撒路。「那就繼續吧，」他一邊說著，一邊晃了晃那根彎曲的烤肉串。“你不會指望我再幫你烤吧？”

拉札勒斯一邊向前走，一邊密切注意著美第奇，從他手中接過烤肉串。

美第奇漫不經心地笑了笑，在沙灘上坐了下來。他抬頭看著一動也不動站在那裡的拉撒路，朝火堆做了個手勢，詼諧地低聲說道：“拉撒路，你現在必須把它放在火上烤。火能把它烤熟。”

拉撒路發現自己正盯著梅迪奇。他咕噥了幾句，在火堆旁坐下，為自己的能力辯解道：

「我知道怎麼做。」他把兔子扔到火上，看向梅迪奇，發現他正得意地笑著。然後他問幽靈：“你怎麼能這麼快？你怎麼能做到這些？”

梅迪奇挑了挑眉，臉上浮現出一絲狡猾的神情。他凝視著拉札勒斯，然後說：「或許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種形態——永恆便是它的眾多特徵之一。」梅迪奇讓他思考片刻，然後露出一個和藹的笑容，緩和了氣氛。

拉撒路深吸一口氣，目光落在烤兔身上。「請問，這其中的奧妙？你是怎麼做這隻兔子的？」

幽靈向前傾身，假裝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人偷看，然後指著斗篷下面，低聲對拉撒路說：“其實我並沒有親手做成。它的神奇之處在於——我把野兔藏在斗篷下面。”

拉撒路仔細打量了幽靈一番。“可是，我能清楚地看到你的斗篷下，並沒有兔子。”

美第奇哼了一聲，笑著承認：「我開玩笑的——根本沒有兔子。」他勉強鎮定下來，向拉撒路解釋了真相。「這其中沒有任何魔法。」他聳了聳肩，攤開雙手，說：「我只是給你看一隻你一時沒看出來的兔子。」他搖了搖頭。“這當然不是什麼魔法。”

那是魔法；我其實沒做成。

拉撒路眯起眼睛斥責他：“但我看見你手裡什麼也沒有，然後你手裡卻拿著一隻兔子。你豈不是用了什麼巫術或邪術，憑空變出這隻兔子來嗎？”

「不，年輕人，」梅迪奇回答道，他向後靠在一隻手臂上，另一隻手則搭在剛支起的膝蓋上。「讓我來和你分享我所了解的魔法和奇蹟。」他停頓了一下，凝視著沙地，彷彿在回憶往事。他深吸一口氣，語氣變得嚴肅起來，繼續說：“在我塵世的歲月裡，我目睹過許多關於魔法和巫術的指控，以及更多關於祝福和奇蹟的說法。作為一名曾經的煉金術和麵相學從業者，我既有義務也有機會通過發現、敏銳的觀察和記錄真相來駁斥這些指控和說法。我的一生就是我的事業，我為之而活。即便如此，我依然堅守我的信仰和信念，並且始終相信，任何看似無法解釋的事件都存在合理的解釋。“那麼，你為什麼會認為那些意外死亡的病人的遺屬會指控我嚴重疏忽或謀殺呢？”

其他人得知我的病人意外活了下來後，要么指責我使用了巫術，要么…  
或完全無視我的治療，聲稱治癒是神靈的介入？

拉撒路聳了聳肩。「你照顧這些人的時候我不在你身邊。或許你提到的其他人當時也不在你身邊。又或許他們並不完全了解你會做什麼。」他點點頭，眯起眼睛。「可是，我親眼看到你憑空變出那隻兔子，我不認為這是常人之力或神蹟所致。我知道，沒人能輕易憑空變出一隻兔子；全能的上帝也不會僅僅為了使用花招就出手相助。我猜想，剩下的只有巫術了，而除非你聲稱自己沒有耍花招。

「的確如此，」美第奇笑著回答道，「你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我提到的那些人並不完全清楚會發生什麼。」美第奇聳了聳肩。「事實上，我們永遠無法真正準備去經歷非凡之事；我們可以…」

我們只需做好應對意外的準備。如果真發生了，我們或許可以輕易地用一些理由來解釋，讓它看起來更尋常。尤其是透過神靈、巫術、魔法，甚至是妖術之類的說法。他瞥了一眼拉撒路面無表情的臉。「然而，所有這些說法似乎都服務於同一個目的：為了掩蓋對那些原本極其常見，卻又鮮少相互關聯的事件的特殊組合的更為複雜的解釋。」

拉撒路說：「我不明白，陛下。」他搖晃著身子，把兔子滾到火上烤。「不過，恕我冒昧，能否請教一下，您是如何做出兔子的毛髮的？」

美第奇說：「對你來說，它可能只是看起來而已；然而，事實上，我是從遠方把它帶回來的。」

「從遠處取回的？」拉撒路懷疑地看著他。「可是，你消失得無影無踪，轉眼間就出現了。你哪有足夠的時間去取東西？」

「或者我真的死了嗎？」梅迪奇輕笑一聲。「對死者而言，瞬間又算得了什麼呢，年輕人？」

拉撒路問道：「陛下，恕我冒昧，您為何用問題回答我，免得……」  
隱瞞你的答案？

「或許我暫時守護著他們。」幽靈聳了聳肩。「這樣的時刻對我們倆來說或許都非同尋常，當然也足夠罕見，需要謹慎交流。一個死人和一個飛人，彼此都對對方感到好奇，這又算什麼呢？」他抽出一張牌。

他深吸一口氣，點了點頭。「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的這次旅行充滿了神秘色彩，也造就了我們這樣一群不同尋常、出乎意料的旅伴。年輕人，你怎麼看？」

先生？」

片刻之後，海浪拍打著海岸線，彷彿在訴說著它的離去。然後拉撒路問道：「陛下，您說您已去世兩個世紀了，是嗎？」

「關於這件事。年輕人，你可以直接叫我‘格里高利’或‘美第奇’，因為我並非……」

“它比你手中那隻兔子更像個主人。”

“你不必用尊稱稱呼我，因為我已不再是侍從。我只是拉撒路。”

“你曾是侍從？”

拉撒路沒有理會這個問題，而是反問美第奇：「如果你真如你所說的那樣是一位神靈，那麼為什麼我沒有見過更多像你這樣的人呢？」

“哦，有很多。但我不會和他們混在一起，免得天使們找到他們，也發現我藏身之處。我一直都以自己的方式，秘密行動。”

美第奇家族內部也開始滋長新的懷疑，他開始盤問拉札勒斯。「我確實覺得這相當……」

奇怪的是，你仍然擁有肉身，能夠看見我，卻聲稱從未見過像我這樣的其他靈體。這是為什麼呢？

拉撒路承認：“我見過鬼魂，但它們比你顯現得更明亮。它們是魔鬼的靈魂，從敞開的大門石中出來，聚集在大教堂的頂端。”拉撒路直視著美第奇，繼續追問：“你會不會是它們另一種不為人知的化身，外表更加謙遜溫和？”

幽靈起身，面容憔悴，而面無表情的埃爾喬也站在那裡。他們隔著火光對峙。在目光的交會中，他們彼此凝視，試圖從對方的眼神中尋找真假的蛛絲馬跡。那一刻，只有大海在呻吟，狂風在嗚咽，閃爍的餘燼如同螢火蟲般四處飛散。如果他們無數的思緒能夠燃燒翻騰，他們的心智或許會醞釀出一場足以媲美最猛烈風暴的狂風。一場足以淹沒周圍一切塵世景象和聲音的狂風。即便如此，拉撒路也無法輕易探查梅迪奇，因為幽靈幾乎沒有實體。而梅迪奇也無法輕易感知拉撒路，因為埃爾喬完全脫離了大自然。他們都敏銳地察覺到彼此之間瀰漫著一種迷惘的氛圍。毫無疑問，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感知了它的存在。

無可否認，這是真的。它就像一團幾乎難以察覺的、波濤洶湧的混沌雲，只有那些擁有永不滿足的好奇心和無限懷疑精神的最高智者才能棲身其中。從最深層的意義上講，彼此似乎都隱形於對方。

梅迪奇終於開口了。「我不是魔鬼的化身。魔鬼沒有資格上天堂，就像我一樣。」他抱起雙臂，眯起眼睛。「不過，我也對你感到好奇。你

「你聲稱自己並非魔鬼，而只是一個會飛的人；可你卻恰好知道通往地獄的入口在哪裡。」梅迪奇撫摸著鬍鬚，搖了搖手指，說出了自己的疑慮。「兩百年來，我走遍天涯海角，苦苦尋找這扇門。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從未錯過任何一個突然靠近的人或天使。然而，你竟然能在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如此靠近我，而我當時正渾然不覺地站在我的墓前，這讓我感到挑眉有些不安。」他挑了眉。“你會不會是某種不為人知的魔鬼，外表奇特，舉止滑稽，企圖偷偷把我引到地獄？”

「我告訴過你，我不是魔鬼。我來找一位修士來關閉那塊石門，」拉撒路說。“是你在尋找地獄。”

“我並不尋求地獄；我尋求的是我的智慧。”

“那她豈不是在地獄裡？”

「我不能說，」美第奇反駁。“不過，請告訴我你們的修士的情況；以及一個凡人僧侶如何能對地獄有如此淵博的知識，以至於與地獄的一切都如此熟稔。”

“它的大門運作機制肯定十分複雜。”

“我無法說，”拉撒路承認道，“我不了解他的為人處事方式，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住處。”

「既然你對這位修士知之甚少，為何還要去找他呢？你又怎能確定他能夠管理好你這塊門石呢？」

「這塊門石不是我的，」拉撒路斥責道。「我只是受人之託去把修士帶來。我答應過會去的。我向神職人員發過誓；現在我聽從他們的吩咐。」  
他們絕對不會說謊，也不會希望我在這次探尋中遭遇不幸。因此，我對這位修士及其能力充滿信心。我知道的已經足夠了，無需了解更多。

美第奇別過臉去。他抿了抿嘴，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或許勉強過得去；你只是做了件好事，儘管這事看起來或許有些不尋常。」他深吸一口氣。「不過，我沒有撒謊，也絕無惡意。我難道沒給你弄來一隻野兔嗎？我難道沒有讓你有個愉快的陪伴嗎？我難道沒有給你應有的尊重嗎？」

梅迪奇的提問促使拉撒路回憶起在山口與母親的相遇，以及母親慷慨贈予他的眾多寶石。他以經典的智慧之語回應梅迪奇：“邪惡的意圖往往隱藏在善行之下。因此，我無法真正了解你的意圖；然而，我的意圖卻很清晰。我要找到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來束縛這尚未被束縛的邪惡。”

梅迪奇哼了一聲，無力地舉起雙手，喊道：“你這話或許只是說給我聽的！依我看，你這是在引誘我落入陷阱——直接把我引到地獄之門！”他抱起雙臂。「拉撒路，你倒是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你說我是那些所謂的來自門石的邪靈之一，那我為什麼要陪你一起去？如果我真的來自那扇門，難道我不知道它的位置嗎？我又何必跟你去意大利呢？」

拉扎勒斯反駁了他類似的說法：“你或許只是在對我這麼說。我並沒有要求你陪我去意大利。就我所知，索菲亞夫人可能並不存在。你或許暗地裡想陪我去，好親自找到那個修士，然後在他關閉大門之前殺了他，對嗎？”

梅迪奇雙手叉腰，冷冷地說：“我與邪惡毫無瓜葛，拉撒路。我去墓地也絕非為了你。此外，...”

就在你悄悄靠近我的那一刻，天使就想護送我升天堂。

拉撒路點了點頭，眺望著大海。「我原本正要去義大利，美第奇家族，直到你天使般的聲音召喚我來到你身邊。」

「她不是我的，」美第奇反駁。他嘆了口氣，垂下雙臂，“好吧；也許我們都說的是真話，但同時又懷疑對方心懷不軌。”

然而，我確信無疑，我絕無惡意；即便我懷疑你的動機並非完全真誠，我仍然覺得有義務陪伴你。如有必要，我還要幫助你找到那位修士。如果我最終想要找到我的索菲亞的話。」幻影迅速鞠了一躬。“我只能相信你的動機和我一樣真誠。”

拉撒路思索著美第奇的善意之言和友好舉動，回禮道：“我從您為人友善、為人正直的品格以及您過往的功績中，感受到了您的真誠。畢竟，我是在天使面前找到您的；而且您還幫我找到了那隻野兔。”他應該微笑著補充道：“我應該微笑。”

緊張的氣氛緩和下來，他們圍坐在火堆旁，比剛才感到更滿足。他們輪流欣賞著滋滋作響的肉塊和拍打著海岸的浪花，浪花漸漸稀薄，只剩下層層疊疊的泡沫。

拉撒路說：“如果可以的話，請原諒我的不信任，美第奇家族。只是，我一生中從未見過人的靈魂。”

「也請您原諒我的懷疑，拉撒路。」梅迪奇說道，「在我一生中，死亡啊，我從未見過像飛人這樣的生物。而且，兩百多年來，我從未有機會與活人交談——直到現在。」

「像你這樣四處遊蕩的靈魂多嗎？」拉撒路問。

「嗯，我可以說，世間所有的人類，無論男女老幼，都擁有同樣多的靈魂。我甚至見過成群的靈魂，茫然地遊蕩在剛剛經歷過戰爭洗禮的戰場上。有時，它們數量眾多，但只是短暫出現，天使便會現身，將它們帶走。不過，我很少一次見到靈魂。」

「他們把亡靈帶到哪裡去？」

梅迪奇聳了聳肩。「我猜想，要么去了天堂，要么去了地獄；總之，肯定不是這裡。據我所知，亡靈是被禁止在人間遊蕩的。」

“然而，你確實做到了。”

“我願意。”

“那他們為什麼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幽靈搖了搖頭，狡猾地一笑。「我允許。」他拍了拍胸口，低聲說：「如果他們抓不到我，我就可以繼續自由遊蕩。」他輕笑一聲，將手插回長袍口袋。「哦，他們知道我在這裡，就在某個地方。而且我強烈地感覺到，我並非世間唯一遊蕩的靈魂。」

拉撒路問他：“可是，你躲避的那個在墓地裡的天使呢？”  
她不讓你留下來嗎？

「阿茲拉爾？」梅迪奇笑了。「她追蹤能力很強。除了我定期去索菲亞之外，阿茲拉爾還多次找到我。和往常一樣，我告訴她我已經準備好去天堂了，以此轉移她的注意力，然後躲開她。她並沒有費盡心思追我。畢竟，她很可能暗地裡同情我的處境。她從不告訴阿撒茲或許我在哪裡，因為自從我和她見面後或許是兩者兼而有之，我是不是兩者兼而有之，我在哪裡，因為自從我見面，也許兩者都沒有。」

「阿撒茲勒？」拉撒路問。

梅迪奇點了點頭。“另一個。”

拉撒路點點頭，直視他。“的確如此；不然哪個善良的靈魂會逃離天堂呢？”他轉動兔子，問道：“如果阿茲拉爾答應帶你去地獄呢？你會像現在跟我一起去一樣跟她去嗎？去把索菲亞帶回來？”

「不，拉撒路；阿茲拉爾只護送善良的靈魂升入天堂。另一個天使，自稱阿撒茲勒，則把那些不知情、迷失的靈魂拖入地獄。這麼多年來，我只不幸遇到過他一次。我差點就被那個飢餓的野獸抓住了。」

“為什麼不陪他去地獄，而是去把索菲亞帶回來呢？”

「跟著阿撒茲勒？」梅迪奇難以置信地大笑起來。「沒人會自願跟隨他。他會誘捕靈魂，然後赤身裸體地強姦他們，就像你現在看到的那隻兔子一樣。」  
抓住一祂將他們完全吞噬，使他們無處可逃。阿茲瑞爾後來警告我阿撒茲勒，說他是天使克洛諾斯的私生子，克洛諾斯曾深情地擁抱了…  
他會吞噬所有靈魂，使之成為他的一部分。阿茲拉爾很久以前就明確表示，如果我不陪她去天堂，阿撒茲勒最終會找到我，吞噬我，並將我囚禁在他體內，帶入地獄。」幽靈畏縮了一下，表情變得嚴肅起來，他向拉撒路傾身。“既然我遊蕩於世間，阿撒茲勒……”

他同樣有權利將我帶走。如果他抓住了我，我就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進入地獄。而且我確信我會永遠被囚禁在那裡。正因如此，我一直在秘密地尋找一個更合適的地獄入口。一個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進入和逃脫的入口。

「從地獄偷走索菲亞？」拉撒路問。

美第奇點了點頭。“我會的。”

「這種事能做到嗎？我不這麼認為，」拉撒路回答。“你怎麼能確定她不在天堂，或者她真的在地獄裡？也許她和你一樣，只是在人間遊蕩。”

「如果她還活著，過去兩百年裡我一直在尋找通往地獄的入口，早就找到她了，」梅迪奇說著，手指指向遠方的海平線。“而且阿茲拉爾幾乎已經承認她不在天堂。所以，我懷疑她一定在地獄裡。”

“天使告訴你什麼了？”

梅迪奇嘆了口氣，瞥了一眼海灘，然後承認道：“好吧，那不是，阿茲瑞爾。”

他說，正是他沒說出口的話讓我改變了看法。

拉撒路豎起了耳朵。“那麼，他還有什麼沒告訴你？”

幽靈眯起眼睛，用手指著拉撒路，語氣尖銳地低語道：“每次我問阿茲瑞爾我的索菲亞是否在天堂，他都告訴我，等我到了天堂，一切都會真相大白。而每次我問他她是否在地獄，他也只是重複同樣的話。”

「所以你現在認為她在地獄裡？」拉撒路搖了搖頭，徹底困惑了。“如果天使對她的下落也給出了同樣的答案，那麼你為什麼只相信她在地獄裡，而不相信她在天堂裡呢？”

拉撒路看著梅迪奇站起身，背對著他，凝視著大海。一陣穩定的海風吹拂，但幽靈的斗篷輪廓卻紋絲不動地飄著。過了一會兒，幽靈半轉過頭，凝視著沙灘，彷彿陷入了沉思。最後，幽靈深吸一口氣，點了點頭，然後完全轉過身來面對拉撒路。「拉撒路，我並非僅僅根據阿茲瑞爾告訴我的或沒告訴我的事情就斷定我的索菲亞在地獄。在你同意我幾乎可以肯定她身處地獄之前，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告訴你。」幽靈繞著篝火走了一圈，跪在拉撒路身邊，將一根荊棘更深地插進火焰中。

拉撒路凝視著幽靈的眼睛。那雙綠色的眼珠顯得遙遠——彷彿被火光吸引，凝視著永恆。

美第奇回顧了他的過往。「我的職業不僅是醫生，也是煉金術士。因此，我致力於發現各種奇特的製劑和令人陶醉的配方，這些製劑和配方可以用來抑制甚至阻止衰老最常見的生理反應。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的工具和方法變得越來越不尋常，當然也與當時人們所遵循的準則相悖。」

基督教世界。因此，我別無選擇，只能秘密地繼續學習，因為我害怕……我被指控為異端或巫術。畢竟，我當時正在尋找一種獨特而精確的油、萃取物、金屬和血鹽配方，它或許能帶來永生。事實上，我試圖研發出古代人所信奉的靈丹妙藥。

「真有這種東西嗎？」拉撒路問。

美第奇聳了聳肩。「現在這無關緊要了。然而，生前我卻深信不疑。」他嘆了口氣，對拉撒路露出一個嚴肅的微笑。“除了我之外，只有一個人知曉我的探尋。她不是別人，正是我最信任的知己和伴侶，索菲亞。”

拉札勒斯點了點頭，禮貌地將目光移向正在烤的兔子。

幽靈伸手探入火堆中心，取出一塊熾熱的煤炭，仔細端詳著，繼續說道：“我離成功如此之近。我真的相信我即將研製出那瓶靈藥。”他把煤炭扔回火中，接著說：“然而，正是這份信念驅使我探索了許多奇異的異域，尋找那能賦予靈藥的單一成分。”

「我曾向索菲亞承諾，這將是我最後一次出國。我預訂的那艘商船，在啟航後不久便遭遇了一場猛烈的風暴。狂風幾乎將我們擊沉，並將我們吹過了第一個停靠港。船長沒有掉頭重回風暴中心，而是繼續前行，我們最終平安地完成了剩餘的航程。然而，我們早已在風程中。然而，我們早已在風程中。暴中沉沒的噩耗卻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後來，當風暴中被撕裂的船體碎片被沖到我們忽略的港口附近時，這種想法得到了證實。“她是個熱情似火的女孩，甚至可以說是愚蠢。她選擇了自殺。”

兩人將注意力轉向了兔子和吞噬它的火焰。

“事情就是這樣，”美第奇聳了聳肩說道，“我相信我的愛人身處地獄；你知道地獄之門；而我希望找回我唯一渴望的天堂。”

他們之間陷入了片刻的沉默。火焰在海風中搖曳，拉札勒斯凝視著昏暗的海平線。

「你們把野兔當燔祭嗎？」美第奇問道，同時朝現在的方向點了點頭。  
黑兔肉。

「啊！」拉撒路猛然醒悟，救出了兔子，把它高高舉在一根燃燒的棍子上。  
微風吹滅了火焰，也讓兔子涼了下來。他轉向梅迪奇問道：“請問，您是怎麼死的？”

幽靈輕笑一聲，指向火中，他穩健的手穿透了火焰。

“由此，我賴以謀生的工具：我們臭名昭著的普羅米修斯之禮——火。我死於睡夢中。”

“你是被燒死的嗎？”

「不，那是裝藥劑和提取物的罐子冒出的煙，被一盞放錯地方的油燈點燃了。那些致命的煙霧正是我為了尋找那永遠無法捉摸的長生不老藥而使用的原料。」美第奇輕笑一聲。

“所以，兩百年後的今天，我還在這裡。”

他頓了頓，又補充道：“或許是機緣巧合，我最終還是發現了長生不老藥。只是，我不知道它必須先殺死我才能賜予永生。”

拉札勒斯眯起眼睛沉思，突然乾笑了一聲。他猛然意識到自己的失態，說：“請原諒我，美第奇家族。”

「別擔心，拉撒路，」梅迪奇站起身來安慰他，“吃飽喝足，緩解痛苦吧。”幽靈一邊說著，一邊離開火堆，回頭對拉撒路喊道：“我得查一下附近村莊的名字，才能知道我們的位置。我馬上就回來。”

拉札勒斯注視著幽靈向海岸線走來。幽靈邁著沉穩的步伐，審視著星空。隨後，梅迪奇的身影躍入空中，消失不見。

飢腸轆轆的拉撒路狼吞虎嚥地吃著東西，時間在烏鴉般的蒼穹下流逝。最終，漂浮的餘燼如同螢火蟲般從即將熄滅的火堆餘燼中飛出；拉撒路在沙灘上踱步，腳印在沙灘上不斷收攏，形成一個越來越近的圓形軌跡，他抬頭望向天空，尋找幽靈的踪跡。然而，他的目光很快就落向大海，落向東方的地平線，並被一條細細的紅線所吸引，那條紅線標誌著第一個…

黎明將至。他繞著火堆來回踱步，雙手…

他坐立不安，目光呆滯地望著東方。

一個聲音從他身後傳來，問道：“你感覺怎麼樣？”

拉扎勒斯猛地轉身，跌倒在沙灘上。他看到一個幽靈的模糊身影正緩緩靠近。他怒目而視，站起身來，只見美第奇面帶微笑地走近。

「拉撒路，請原諒我。我應該更坦誠一些。」

拉扎勒斯喘了口氣，咕噥道：“是的，如果你願意的話。”他快步走向幽靈號，匆匆瞥了一眼閃耀的地平線，然後踢了踢冒著煙的煤炭上的沙子，說道：“梅迪奇，我們必須趕緊離開。”

梅迪奇在拉撒路面前停下，指著海岸線說：“我找到了聖馬克西姆村，離這裡不遠。看來你身懷絕技，而且現在方向感也這麼好。”鬼魂抱起雙臂，補充道：“你真是了不起。你確定你從未去過”

「梅迪奇！」拉扎勒斯插話道，用手指著海面上微弱的光芒，“它會要了我的命，梅迪奇；我必須馬上找地方躲起來！”

“避風港？躲避大海？”

“是太陽引起的，”拉撒路回答道，並進一步解釋說，“我得了嚴重的太陽病。”

「啊，」梅迪奇點頭說道，“正如預料的那樣，能力非凡的人往往也有弱點。”他轉身指向海灣內陸，“那裡有一片森林，陰涼處很充足。夠用嗎？”

“我尋找一個更陰暗的地方；也許是一個山洞之類的。”

梅迪奇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我沒看到山洞。」他抬頭望向東方的天空。「而且你天亮前一定到不了村子。」他搖了搖頭，聳了聳肩。“對我來說，這很容易。我可以藏在海底、地底，甚至……”

身處樹中，你依然活著，依然需要呼吸。

「我必須向你們道晚安了，」拉撒路說著，傾斜著翅膀，緩緩地向遠處飛去。

「啊！我知道一個合適的地方，」梅迪奇喊道。他用手指著南部的海岸線。“礁石上有一艘沉船，船體仍然嚴絲合縫。你覺得怎麼樣？”

“你說的是實話嗎？”

“我以我這位紳士的莊嚴榮譽起誓，”美第奇堅持道，“如果我想找到我的索菲亞，就必須確保你平安無事。這艘船已經密封，應該能很好地為你服務。”

“你能教我嗎？”

“確實，馬上！”

拉撒路環顧四周。「我必須低空快速飛行，避開陸地和海洋。」他轉過身，他對著美第奇揮了揮手，指向天空。「我應該跟隨他。」

他們兩人悄然升入天空，留下了即將熄滅的營火和一顆燒焦的兔子頭。被丟棄的殘骸彷彿在驚恐地凝視著這對奇特組合離去的升空方向，或許是為了上演一場最終的、深刻的、在空無一人的觀眾面前，進行了一場持久的表演。在表演的最後時刻，它永遠靜止不動地向上凝視，露出了它那黑色、野獸般、被徹底拋棄的、寬闊而空洞的眼睛。

【第十九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完全是為了獻給……而創作的。

##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